紅樓夢/第07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七十六回　凸碧堂品笛感凄清　凹晶館聯詩悲寂寞

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。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，兩席并而為一。眾媳婦另行擦桌整果，更杯洗箸，陳設一番。賈母等都添了衣，盥漱吃茶，方又入坐，團團圍繞。賈母看時，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，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，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著，少了四個人，便覺冷清了好些。賈母因笑道：“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，咱們越性請過姨太太來，大家賞月，卻十分鬧熱。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，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，也都沒興。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，正該大家團圓取樂，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說笑笑。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，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里來。偏又把鳳丫頭病了，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，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。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。”說畢，不覺長歎一聲，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。王夫人笑道：“今日得母子團圓，自比往年有趣。往年娘兒們雖多，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。”賈母笑道：“正是為此，所以才高興拿大杯來吃酒。你們也換大杯才是。”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。因夜深体乏，且不能胜酒，未免都有些倦意，無奈賈母興猶未闌，只得陪飲。賈母又命將罽氈舖于階上，命將月餅西瓜果品等類都叫搬下去，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。賈母因見月至中天，比先越發精彩可愛，因說：“如此好月，不可不聞笛。”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。賈母道：“音樂多了，反失雅致，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夠了。”說畢，剛才去吹時，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。賈母便問：“說什麼事？”那媳婦便回說：“方才大老爺出去，被石頭絆了一下，歪了腿。”賈母聽說，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，又命邢夫人快去。邢夫人遂告辭起身。賈母便又說：“珍哥媳婦也趁著便就家去罷，我也就睡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我今日不回去了，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們小夫妻家，今夜不要團圓團圓，如何為我耽擱了。”尤氏紅了臉，笑道：“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。我們雖然年輕，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，也奔四十歲的人了。況且孝服未滿，陪著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，豈有自去團圓的理。”賈母聽說，笑道：“這話很是，我倒也忘了孝未滿。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，可是我倒

忘了，該罰我一大杯。既這樣，你就越性別送，陪著我罷了。你叫蓉兒媳婦送去，就順便回去罷。”尤氏說了。蓉妻答應著，送出邢夫人，一同至大門，各自上車回去。不在話下。

這里賈母仍帶眾人賞了一回桂花，又入席換暖酒來。正說著閒話，猛不防只聽那壁廂桂花樹下，嗚嗚咽咽，悠悠揚揚，吹出笛聲來。趁著這明月清風，天空地淨，真令人煩心頓解，萬慮齊除，都肅然危坐，默默相賞。聽約兩盞茶時，方才止住，大家稱贊不已。于是遂又斟上暖酒來。賈母笑道：“果然可聽么？”眾人笑道：“實在可聽。我們也想不到這樣，須得老太太帶領著，我們也得開些心胸。”賈母道：“這還不大好，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。”說著，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月餅，又命斟一大杯熱酒，送給譜笛之人，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。媳婦們答應了，方送去，只見方才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了，說：“右腳面上白腫了些，如今調服了藥，疼的好些了，也不甚大關系。”賈母點頭歎道：“我也太操心。打緊說我偏心，我反這樣。”因就將方才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。王夫人等因笑勸道：“這原是酒後大家說笑，不留心也是有的，豈有敢說老太太之理。老太太自當解釋才是。”只見鴛鴦拿了軟巾兜與大斗篷來，說：“夜深了，恐露水下來，風吹了頭，須要添了這個。坐坐也該歇了。”賈母道：“偏今兒高興，你又來催。難道我醉了不成，偏到天亮！”因命再斟酒來。一面戴上兜巾，披了斗篷，大家陪著又飲，說些笑話。只聽桂花陰里，嗚嗚咽咽，裊裊悠悠，又發出一縷笛音來，果真比先越發凄涼。大家都寂然而坐。夜靜月明，且笛聲悲怨，賈母年老帶酒之人，聽此聲音，不免有触于心，禁不住墮下淚來。眾人彼此都不禁有凄涼寂寞之意，半日，方知賈母傷感，才忙轉身陪笑，發語解釋。又命暖酒，且住了笛。尤氏笑道：“我也就學一個笑話，說與老太太解解悶。”賈母勉強笑道：“這樣更好，快說來我聽。”尤氏乃說道：“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：大兒子只一個眼睛，二兒子只一個耳朵，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，四兒子倒都齊全，偏又是個啞叭。”正說到這里，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，似有睡去之態。尤氏方住了，忙和王夫人輕輕的請醒。賈母睜眼笑道：“我不困，白閉閉眼養神。你們只管說，我聽著呢。”王夫人等笑道：“夜已四更了，風露也大，請老太太安歇罷。明日再賞十六，也不辜負這月色。”賈母道：“那里就四更了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實已四更，他們姊妹們熬不過，都去睡了。”賈母聽說，細看了一看，果然都散了，只有探春在此。賈母笑道：“也罷。你們也熬不慣，況且弱的弱，病的病，去了倒省心。只是三丫頭可怜見的，尚還等著。你也去罷，我們散了。”說著，便起身，吃了一口清茶，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，便圍著斗篷坐上，兩個婆子搭起，眾人圍隨出園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這里眾媳婦收拾杯盤碗盞時，卻少了個細茶杯，各處尋覓不見，又問眾人：“必是誰失手打了。撂在那里，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證見，不然又說偷起來。”眾人都說：“沒有打了，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，也未可知。你細想想，或問問他們去。”一語提醒了這管家伙的媳婦，因笑道：“是了，那一會兒記得是翠縷拿著的。我去問他。”說著便去找時，剛下了甬道，就遇見了紫鵑和翠縷來了。翠縷便問道：“老太太散了，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？”這媳婦道：“我來問那一個茶鐘往那里去了，你們倒問我要姑娘。”翠縷笑道：“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，展眼回頭，就連姑娘也沒了。”那媳婦道：“太太才說都睡覺去了。你不知那里頑去了，還不知道呢。”翠縷向紫鵑道：“斷乎沒有悄悄的睡去之理，只怕在那里走了一走。如今見老太太散了，赶過前邊送去，也未可知。我們且往前邊找找去。有了姑娘，自然你的茶鐘也有了。你明日一早再找，有什麼忙的。”媳婦笑道：“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，明兒就和你要罷。”說畢回去，仍查收家伙。這里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。不在話下。

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并未去睡覺。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，賈母猶歎人少，不似當年熱鬧，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，不覺對景感怀，自去俯欄垂淚。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，諸務無心，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，他也便去了。探春又因近日家事著惱，無暇游玩。雖有迎春惜春二人，偏又素日不大甚合。所以只剩了湘雲一人寬慰他，因說：“你是個明白人，何必作此形像自苦。我也和你一樣，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。何況你又多病，還不自己保養。可恨寶姐姐，姊妹天天說親道熱，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，必要起社，大家聯句，到今日便棄了咱們，自己賞月去了。社也散了，詩也不作了。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。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：‘臥榻之側，豈許他人酣睡。’他們不作，咱們兩個竟聯起句來，明日羞他們一羞。”黛玉見他這般勸慰，不肯負他的豪興，因笑道：“你看這里這等人聲嘈雜，有何詩興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這山上賞月雖好，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。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，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。可知當日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。這山之高處，就叫凸碧；山之低洼近水處，就叫作凹晶。這‘凸’‘凹’二字，歷來用的人最少。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，更覺新鮮，不落窠臼。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，一明一暗，一高一矮，一山一水，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。有愛那山高月小的，便往這里來；有愛那皓月清波的，便往那里去。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‘洼’‘拱’二音，便說俗了，不大見用，只陸放翁用了一個‘凹’字，說‘古硯微凹聚墨多’，還有人批他俗，豈不可笑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也不只放翁才用，古人中用者太多。如江淹《青苔賦》，東方朔《神异經》，以至《畫記》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，不可胜舉。只是今人不知，誤作俗字用了。實和你說罷，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。因那年試寶玉，因他擬了幾處，也有存的，也有刪改的，也有尚未擬的。這是後

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，注了出處，寫了這房屋的坐落，一并帶進去與大姐姐瞧了。他又帶出來，命給舅舅瞧過。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，又說：‘早知這樣，那日該就叫他姊妹一并擬了，豈不有趣。’所以凡我擬的，一字不改都用了。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看。”

說著，二人便同下了山坡。只一轉彎，就是池沿，沿上一帶竹欄相接，直通著那邊藕香榭的路徑。因這幾間就在此山怀抱之中，乃凸碧山庄之退居，因洼而近水，故顏其額曰“凹晶溪館”。因此處房宇不多，且又矮小，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。今日打聽得凸碧山庄的人應差，與他們無干，這兩個老婆子關了月餅果品并犒賞的酒食來，二人吃得既醉且飽，早已息燈睡了。黛玉湘雲見息了燈，湘雲笑道：“倒是他們睡了好。咱們就在這卷棚底下近水賞月如何？”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。只見天上一輪皓月，池中一輪水月，上下爭輝，如置身于晶宮鮫室之內。微風一過，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，真令人神清氣淨。湘雲笑道：“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倒好。這要是我家里這樣，我就立刻坐船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正是古人常說的好，‘事若求全何所樂’。据我說，這也罷了，偏要坐船起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得隴望蜀，人之常情。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。說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，告訴他說竟不能遂心，他們不肯信的；必得親歷其境，他方知覺了。就如咱們兩個，雖父母不在，然卻也忝在富貴之鄉，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不但你我不能趁心，就連老太太，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，無論事大事小，有理無理，其不能各遂其心者，同一理也，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！”湘雲聽說，恐怕黛玉又傷感起來，忙道：“休說這些閒話，咱們且聯詩。”

正說間，只聽笛韻悠揚起來。黛玉笑道：“今日老太太，太太高興了，這笛子吹的有趣，到是助咱們的興趣了。咱兩個都愛五言，就還是五言排律罷。”湘雲道：“限何韻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咱們數這個欄杆的直棍，這頭到那頭為止。他是第幾根就用第幾韻。若十六根，便是‘一先’起。這可新鮮？”湘雲笑道：這倒別致。”于是二人起身，便從頭數至盡頭，止得十三根。湘雲道：“偏又是‘十三元’了。這韻少，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呢。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倒要試試咱們誰強誰弱，只是沒有紙筆記。”湘雲道：“不妨，明兒再寫。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。”因念道：

三五中秋夕，

湘雲想了一想，道：

清游擬上元。撒天箕斗燦，

林黛玉笑道：

匝地管弦繁。幾處狂飛盞，

湘雲笑道：“這一句‘幾處狂飛盞’有些意思。這倒要對的好呢。”想了一想，笑道：

誰家不啟軒。輕寒風剪剪，

黛玉道：“對的比我的卻好。只是底下這句又說熟話了，就該加勁說了去才是。”湘雲道：“詩多韻險，也要鋪陳些才是。縱有好的，且留在後頭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到後頭沒有好的，我看你羞不羞。”因聯道：

良夜景暄暄。爭餅嘲黃發，

湘雲笑道：“這句不好，是你杜撰，用俗事來難我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。吃餅是舊典，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這也難不倒我，我也有了。”因聯道：

分瓜笑綠媛。香新榮玉桂，

黛玉笑道：“分瓜可是實實的你杜撰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明日咱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，這會子別耽誤工夫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雖如此，下句也不好，不犯著又用‘玉桂’‘金蘭’等字樣來塞責。”因聯道：

色健茂金萱。蜡燭輝瓊宴，

湘雲笑道：“‘金萱’二字便宜了你，省了多少力。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，只是不犯著替他們頌圣去。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不說‘玉桂’，我難道強對個‘金萱’么？再也要鋪陳些富麗，方才是即景之實事。”湘雲只得又聯道：

觥籌亂綺園。分曹尊一令，

黛玉笑道：“下句好，只是難對些。”因想了一想，聯道：

射覆聽三宣。骰彩紅成點，

湘雲笑道：“‘三宣’有趣，竟化俗成雅了。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。”少不得聯道：

傳花鼓濫喧。晴光搖院宇，

黛玉笑道：“對的卻好。下句又溜了，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。”湘雲道：“究竟沒說到月上，也要點綴點綴，方不落題。”黛玉道：“且姑存之，明日再斟酌。”因聯道：

素彩接乾坤。賞罰無賓主，

湘雲道：“又說他們作什麼，不如說咱們。”只得聯道：

吟詩序仲昆。构思時倚檻，

黛玉道：“這可以入上你我了。”因聯道：

擬景或依門。酒盡情猶在，

湘雲說道：“是時侯了。”乃聯道：

更殘樂已諼。漸聞語笑寂，

黛玉說道：“這時侯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。”因聯道：

空剩雪霜痕。階露團朝菌，

湘雲笑道：“這一句怎麼押韻，讓我想想。”因起身負手，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夠了，幸而想出一個字來，幾乎敗了。”因聯道：

庭煙斂夕棔。秋湍瀉石髓，

黛玉聽了，不禁也起身叫妙，說：“這促狹鬼，果然留下好的。這會子才說‘棔’字，虧你想得出。”湘雲道：“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，我不知是何樹，因要查一查。寶姐姐說不用查，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開夜合的。我信不及，到底查了一查，果然不錯。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。”黛玉笑道：“‘棔’字用在此時更恰，也還罷了。只是‘秋湍’一句虧你好想。只這一句，別的都要抹倒。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一句，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。”因想了一想，道：

風葉聚云根。寶婺情孤洁，

湘雲道：“這對的也還好。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，幸而是景中情，不單用‘寶婺’來塞責。”因聯道：

銀蟾氣吐吞。藥經靈兔搗，

黛玉不語點頭，半日隨念道：

人向廣寒奔。犯斗邀牛女，

湘雲也望月點首，聯道：

乘槎待帝孫。虛盈輪莫定，

黛玉笑道：“又用比興了。”因聯道：

晦朔魄空存。壺漏聲將涸，

湘雲方欲聯時，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：“你看那河里怎麼象個人在黑影里去了，敢是個鬼罷？”湘雲笑道：“可是又見鬼了。我是不怕鬼的，等我打他一下。”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，只聽打得水響，一個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复聚者幾次。只聽那黑影里嘎然一聲，卻飛起一個大白鶴來，直往藕香榭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原來是他，

猛然想不到，反嚇了一跳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這個鶴有趣，倒助了我了。”因聯道：

窗燈焰已昏。寒塘渡鶴影，

林黛玉聽了，又叫好，又跺足，說：“了不得，這鶴真是助他的了！這一句更比‘秋湍’不同，叫我對什麼才好？‘影’字只有一個‘魂’字可對，況且‘寒塘渡鶴’何等自然，何等現成，何等有景且又新鮮，我竟要擱筆了。”湘雲笑道：“大家細想就有了，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。”黛玉只看天，不理他，半日，猛然笑道：“你不必說嘴，我也有了，你聽聽。”因對道：

冷月葬花魂。

湘雲拍手贊道：“果然好极！非此不能對。好個‘葬花魂’！”因又歎道：“詩固新奇，只是太頹喪了些。你現病著，不該作此過于清奇詭譎之語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不如此如何壓倒你。下句竟還未得，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，笑道：“好詩，好詩，果然太悲涼了。不必再往下聯，若底下只這樣去，反不顯這兩句了，倒覺得堆砌牽強。”二人不防，倒唬了一跳。細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妙玉。二人皆詫异，因問：“你如何到了這里？”妙玉笑道：“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，又吹的好笛，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。順腳走到這里，忽聽見你兩個聯詩，更覺清雅异常，故此聽住了。只是方才我聽見這一首中，有幾句雖好，只是過于頹敗凄楚。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，所以我出來止住。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，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，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里找你們呢。你們也不怕冷了？快同我來，到我那里去吃杯茶，只怕就天亮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誰知道就這個時侯了。”

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庵中。只見爐焰猶青，爐香未燼。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，只有小丫鬟在蒲團上垂頭打盹。妙玉喚他起來，現去烹茶。忽聽叩門之聲，小丫鬟忙去開門看時，卻是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個。進來見他們正吃茶，因都笑道：“要我們好找，一個園里走遍了，連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。才到了那山坡底下小亭里找時，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。我們問他們，他們說，方才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，後來又添了一個，聽見說大家往庵里去。我們就知是這里了。”妙玉忙命小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。自取了筆硯紙墨出來，將方才的詩命他二人念著，遂從頭寫出來。黛玉見

他今日十分高興，便笑道：“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。我也不敢唐突請教，這還可以見教否？若不堪時，便就燒了；若或可政，即請改正改正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也不敢妄加評贊。只是這才有了二十二韻。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句已出，再若續時，恐後力不加。我竟要續貂，又恐有玷。”黛玉從沒見妙玉作過詩，今見他高興如此，忙說：“果然如此，我們的雖不好，亦可以帶好了。”妙玉道：“如今收結，到底還該歸到本來面目上去。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，一則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，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。”二人皆道极是。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，遞與他二人道：“休要見笑。依我必須如此，方翻轉過來，雖前頭有凄楚之句，亦無甚礙了。”二人接了看時，只見他續道：

香篆銷金鼎，脂冰膩玉盆。

簫增嫠婦泣，衾倩侍兒溫。

空帳懸文鳳，閒屏掩彩鴛。

露濃苔更滑，霜重竹難捫。

猶步縈紆沼，還登寂歷原。

石奇神鬼搏，木怪虎狼蹲。

鼏鼏朝光透，罘罳曉露屯。

振林千樹鳥，啼谷一聲猿。

歧熟焉忘徑，泉知不問源。

鐘鳴櫳翠寺，雞唱稻香村。

有興悲何繼，無愁意豈煩。

芳情只自遣，雅趣向誰言。

徹旦休云倦，烹茶更細論。

後書：《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》。黛玉湘雲二人皆贊賞不已，說：“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。現有這樣詩仙在此，卻天天去紙上談兵。”妙玉笑道：“明日再潤色。此時想也快天亮了，到底要歇息歇息才是。”林史二人聽說，便起身告辭，帶領丫鬟出來。妙玉送至門外，看他們去遠，方掩門進來。不在話下。

這里翠縷向湘雲道：“大奶奶那里還有人等著咱們睡去呢。如今還是那里去好？”湘雲笑道：“你順路告訴他們，叫他們睡罷。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，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。”說著，大家走至瀟湘館中，有一半人已睡去。二人進去，方才卸妝寬衣，盥漱已畢，方上床安歇。紫鵑放下綃帳，移燈掩門出去。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，雖在枕上，只是睡不著。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，今日又錯過困頭，自然也是睡不著。二人在枕上翻來复去。黛玉因問道：“怎麼你還沒睡著？”湘雲微笑道：“我有擇席的病，況且走了困，只好躺躺罷。你怎麼也睡不著？”黛玉歎道：“我這睡不著也并非今日，大約一年之中，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。”湘雲道：“卻是你病的原故，所以……”不知下文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